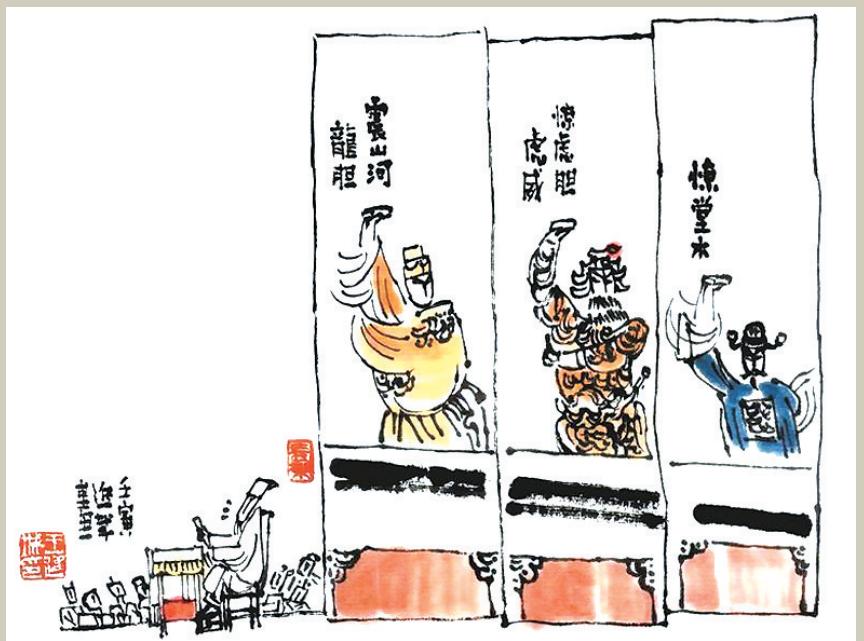


说说惊堂木



在许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，经常可以看到古时候衙门在审案过程中，公案上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，一样是签筒，里面装着许多由竹片或木片做成的签票；而另一样，则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，县太爷将其轻轻举起，在空中稍停，再急落直下，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震荡公堂。这块用来震慑犯人的硬木就是俗称的“惊堂木”。

惊堂木的正式名称叫气拍，又名醒木，也有叫界方和抚尺的，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，有角儿有棱儿，取“规矩”之意。因其一响之下，满堂皆惊，具有严肃法堂、壮官威、震慑受审者的作用。但归根结底，也只是为增强气氛，起到辅助作用罢了。

惊堂木的历史源远流长，相传为虞舜时掌管刑法、以正直著称的皋陶首创，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。《国语·越语》中记载：“惊堂木，长六寸，阔五寸，厚二寸又八分。添堂威是也……”由此可见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惊堂木即已开始使用。惊堂木的重量也有规定，净重应该是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。“二斤”代表南北两京，“十三两”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，“五钱四分”则代表五湖四海。照这些寓意来看，惊堂木重量的规定应该是在明朝永乐迁都北京以后，因为只有那时的行政区划才符合惊堂木定规的寓意。

惊堂木经历代制度的沿革与演变，从开始只是官员才能使用，到后来流传到民间，成为上至“九五之尊”的皇帝，下至“三教九流”的艺人，皆可使用的物事。只是，由于使用人身份不同，惊堂木的大小不同，名称亦各异。

唐代之前，惊堂木并无图案，只是为方便起见，将其顶面做成弧形而已。唐太宗时期，为了美观，有人开始在惊堂木上雕刻动物图案，有龙，有虎，有狮，不一而足。武则天永昌年间，朝廷把惊堂木图案规定为龙

形，取龙乃皇权象征之意；宋代为卧龙，龙、龙纹大都是三爪或者四爪，张牙舞爪；元代刻三爪或四爪龙形，嘴尖头大，颈细身肥；明代的龙形略有变化，嘴凸头大，颈粗身肥，刻有五爪，且头上有角；到了清朝康熙年间，又将惊堂木上的龙形加以统一修改，使之嘴缩身瘦，看起来就像一条小蛇。

范祖述在《杭俗遗风》中说：“大书，一人独说，不用家伙，惟有醒目一块，扇子一把”，这里所说的“醒目”，就是说书艺人所用的“惊堂木”。惊堂木上迄皇帝，下至艺人皆有使用，且与使用者的身份、职业密切有关，其称谓亦各异。民间流传的一首《惊堂木》诗：“君称龙胆凤翥妃，文握惊堂武虎威，戒规振坛僧道律，唤醒压方紧相随。”皇帝所使用的“惊堂木”，除称作“龙胆”外，又称“震山河”，意思是皇帝一拍四海皆闻，用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；皇妃使用的除了“凤翥”，还称作“凤霞”；丞相使用的称作“运筹”，亦称“佐朝纲”，用以显示身份；将帅使用的为“虎威”，又称作“惊虎胆”，用以壮军威；僧道使用的称为“醒目”“驱邪”“令牌”，用以醒神；当铺所用的称作“唤出”；药铺、郎中所用的称作“慎沉”“审慎”；客栈柜房所用的叫作“镇静”；教书先生的那块叫“醒误”，亦称“呼尺”或“戒尺”，以维持课堂纪律；说书艺人所用的除了叫“醒目”外，还称为“过板石”“拎儿”或叫“止语”，开讲前一拍，意在告诉听众注意，说书马上开篇。县官及其文官使用的才被称作“惊堂木”或称“惊堂”。

民国初年，法院的法官使用的依然是惊堂木，今天，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里还能看到它的影子。从2002年6月1日起，我国人民法院都使用“法槌”，以维护法庭秩序，体现法律尊严，控制庭审节奏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古人“饥饿疗法” 并非为“瘦身”

时下，许多爱美人士采取“饥饿疗法”减肥瘦身，并搬出古代“辟谷术”作依据。那么，古代的“辟谷术”等于“饥饿疗法”吗？

辟谷，又称断谷、绝谷、绝粒、休粮等，基本要义是“不吃粮食”。晋炼丹家、医药学家葛洪《抱朴子》“杂应卷十五”曰：“近有一百许法，或服守中石药数十九……练松柏及术，亦可以守中……或用符，或用水，或符水兼用……或春向东食岁星青气，使入肝；夏服荧惑赤气，使入心；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，使入脾；秋食太白白气，使入肺；冬服辰星黑气，使入肾……”也就是说，当时已流传约百种辟谷方法，归结起来无外乎是服石、服水、服药、服气辟谷。由此可见，“辟谷”不是“绝食”，而是用特殊的药饵取代日常饮食。

据史载，早在秦汉时期，“辟谷术”就非常流行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，就有一篇《却谷食之篇》，宛如专门研讨辟谷的学术论文。最早见于记载的辟谷者为春秋时的鲁国人单豹，西汉刘安《淮南子》卷十八“人间训”谓：“单豹倍世离俗，岩居谷饮，不衣丝麻，不食五谷，行年七十，犹有童子之色。”《二十四史》中更有不少神奇的记录。西汉开国功臣、运筹帷幄的张良曾苦修辟谷术。《汉书》云：“良从入关，性多疾，即道引不食谷，闭门不出岁余。”北宋齐州（今山东章丘）名士刘庭式（曾与苏东坡搭档，苏任密州太守，刘为通判）不仅有娶盲女的千古佳话，还有精修“辟谷”的超凡脱俗。他在《宋史》中留下了惊鸿一笔：“绝粒不食，目奕奕有紫光，步上下峻坂如飞，以高寿终。”

不吃五谷杂粮意味着不食“人间烟火”，一个人不仅能生存，还“精力旺盛，气力百倍”，自古就遭到质疑。三国杰出的文艺青年曹植坚持“人不食七日则死”的观点，于是找来方士郤俭“演练”辟谷，结果却让他大开眼界。曹植在《辩道论》里说：“余尝试郤俭绝谷百日，躬与之寢处，行步起居自若也。夫人不食七日则死，而俭乃如是。”

在古代，“辟谷术”的流行，其实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。张良练“辟谷”，防的是“狡兔死、走狗烹”；刘庭式精修“辟谷”，为的是健身；葛洪等诸多方士修炼“辟谷”，求的是所谓“长生不老”。而老百姓苦演“辟谷术”，是为了保住小命。在道教兴起的东汉中后期，社会黑暗、民生凋敝。因为底层民众的粮食匮乏，“辟谷”作为一种“治饿”之策，在民间得到了全面推广。清初杭州人陈芳生的《先忧集》“济饥辟谷丹”条说，晋惠帝永宁二年又逢饥荒，京城大户趁机“捂盘惜售”，抬高粮价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大臣刘景先上表进言，请皇上下旨全面推广“辟谷术”应对饥荒，据说收效甚好。无论何因，人们都不难发现，古人修炼“辟谷术”绝不是为了减肥瘦身，更多的是为了保命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